



■ 天竺图



■ 红柿图



■ 樱桃枇杷赤粽图



■ 饺子图

以《百画诗》致敬壬寅

◆ 林在勇

与海上花鸟绘画名家徐立铨石元先生多年为友，近年则因缘际会，半玩笑半认真地合作过题画诗，但真正的机缘还是在今年。壬寅之春，他居家，我住校，每日清晨相互存问之余，也及艺术方面的讨论。晌午他画成半幅，拍照发来，欲我题诗。本来就是一件趣事，故而以趣为之，就当做朋友给我出了一道咏物诗题目，训练我七步成诗，所以就即兴写了发还，徐兄当即挥毫书之。画作既成，再拍照发我先睹为快，也让我一并欣赏到了画家的书法。当时相约日后看看积攒多少，好向一众友朋诗酒共赏之。这样的日子不知不觉三月有余矣，而诗画合作也近百幅。故曾作词二首记之。

其一：
玉树后庭花·遥题徐公石元玄素草堂
栽花种树微园阔，日观鲜活。

长与画师遥约酒，
他墨妙，我诗媠。
有情岁月花前过，好生涯。
尚能饮，复何加？

我以前并不认得多少花卉，少年豪气，还曾经写过这样的句子：“极目长空云海外，不从花树遍妍媸。”要感谢徐兄，每画一花，也让我百度了一点新知识。尤其令我在艰难的一段时光，从这些生机勃勃的花卉中看到了对美好的追求。故作七律一首以记其事。

七律·壬寅春夏百日廿日与石元兄合作诗画百幅纪念
清才未济众生难，
自摠平头戴小冠。
师古师今求事妥，
学来学去为心安。
人知不比天知贵，
善忘何如健忘欢。
老岁容吾诗画乐，
春秋应许数花残。

由夏至秋，我们仍旧时不常地继续着合作，仍然是老习惯，他画差不多了就发照片给我，我应在十分钟左右还他一首诗。匆匆之作，有些事看看有差错不满意，又略改数字，这样有若干画上的诗成了珍贵的错版。也偶尔有几次，我看到了不常见的花卉，拍了照片让他画，劝说这一定是绘画史上没人画过的，我就这样也难为了一下朋友，也算是我们之间的一段佳话。题画诗自古不少，但有这样的背景和合作数量，应也不多见。何况我觉得立铨兄不仅师承吴昌硕画派，以他的花鸟题材之广，草木写生之勤，守正创新之成就，也不多见。壬寅之秋，数数也已经一百四五十幅了吧。感谢朋友们的厚爱，渐渐地，举办一个画展的计划也成型了。立铨先生认真挑选了100幅画作，既裱托以备展陈，也拍照辑成一册。壬寅年，大家都经历了和承担了一些，都有一些难忘的。而这些诗画也折射了一些，包括那些共情和善意，也包括了我们对更认真地生活和更努力地工作的期盼。回过头来看，这段岁月也弥足珍贵。

草堂玄素歌衣钵，大率通脱。
石元潇洒方捉掇，款书谁跋。
林公且把诗拈掇，不得藏拙。

其二：
花上月令·赠花鸟方家石元道兄
冬春来夏日清嘉，
几番至，信风花。
气分三候连三季，各芳华。
梅傲雪，棘栖霞。

七绝·壬寅又老半岁
物华修老叹零沦，
幸有题诗画可珍。
并与春归花落去，
渐行渐远看花人。

谛听，地藏王菩萨的坐骑，当年识别出真假美猴王的第一位就是谛听。谛听，听到的是声音，还有形状，更有芸芸众仙也辨别不了的本质。谛，仔细的意思。谛观，就是仔细的看，看到的当然有形色，还有文字。在“谛”的层面，谛听、谛观，都是对本质的发现，所得皆为妙谛。近代学者胡怀琛《咏史》说：“待与众生参妙谛，眼前时事试披陈。”

于是，《谛观四季——林在勇 徐立铨 壬寅诗画100幅作品展》以及诗人林在勇、画家徐立铨所著《谛观四季——壬寅百画诗册》在诗画之外，就有了披陈时事、用心灵与现实对话的味道，也因此有了“度一切苦厄”的慈悲心。两位艺术家同样是众生的一份子，我知道他们也有着种种困惑、坚守、奋斗和不堪。

“春秋来去风云笔，写入一团和气中”——开篇第一诗画《天竺图》，是整个展览和书册的提纲挈领。百幅诗画，不只是肉眼可见的“一团和气”，还有“春秋”和“风云”。壬寅（2022）春秋不远，风云犹在眼前。百幅诗画从不同角度记录这段历史，于是有了“岁有严寒时遇晦，毒虫啄尽向清明”（雄鸡迎春图），有了“时艰总有逆行者，相伴玉兰红盛开”（红玉兰图），有了“人情都在春风里，谢了樱花送海棠”（海棠情浓图）……

千门万户曈曈日，壬寅年最重要的事情，是琢磨吃——不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，是一粥一饭、一菜一汤。在过后听起来啼笑皆非的事情，被即时写成了诗、画进了画：“花鸟大师不看花，琢磨青菜与黄瓜。今春功力缘何长，茄紫椒红画到家。”两位平时不知道庖厨为何物的“君子”，竟然下厨诗画占到近五分之一。

在《谛观四季》中，我们看到了期盼，看到了等待，看到了祝福。面对生活，我们欣赏“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”的刚毅和勇猛。但其实，同是陶渊明，同在题为《读山海经》的诗中，我们也应该欣赏“欢然酌春酒，摘我园中蔬”的恬静，欣赏“神景（太阳）一登天，何幽不见烛”的期待。

林在勇与徐立铨的联璧之作，作为二人的挚友，我屡有所见。往往是画家画好，用微信求诗人题跋，诗人兴与意会时，抽空三五分钟赋诗一首。画家观照与再造，诗人才捷而深邃，对二人的共鸣生发，我多次表达过钦慕之情。中国作为诗画大国，诗画同辉历史悠久。关于诗画的理论，“前人之述备矣”。从诗画合一的角度看，《谛观四季》确实有可赞可叹可敬之处。一诗人、一画家、一年间，百首诗、百幅画、百幅书——画中的书法也是上乘的。但是，如果仅仅从诗画辩证、诗画统一来看《谛观四季》，固然万无一失，也不过是用前人理论之旧瓶装今人创作之新酒。看到了诗画的背后，我们才能读懂二位创作者的善心、爱心、慈悲心、不忍之心，“大先生真是菩萨心肠。”近代学者田北湖《论文源流》说：“所谓信手拈来，皆成妙谛”。《谛观四季》不仅仅是信手，还听信自己的心灵，那两颗火热的、与时代共振的赤子之心。（作者为文化学者，上海江东书院创始人）

「待与众生参妙谛，眼前时事试披陈」
◆ 韩可胜



■ 金橘图



■ 菜蔬图



■ 红玉兰图



■ 海棠情浓图